

我家的红黄牯

刘永忠

六十多年了,我至今难忘曾放牧三年的那头十分温驯的红黄牯。

十岁那年,母亲在贫病交加中撒手西去,上山陪伴父亲去了。我被有两台缝衣机在关市街上做裁缝的二叔接去他家读四年级。初小刚毕业,在老家跟爷爷作田的三叔又把我接回了老家,其理由是,爷爷患了夜盲症,傍晚放牛易摔跤,要我回老家一边读书一边放牛。

我到清潭完小读高小,学校离家十来里。白天是学生,早晚是放牛郎。我和爷爷同睡一个床,每天天刚亮,爷爷就催我起床放牛,同学从我屋边路过喊我上学,可我还山上。等到我把牛关进牛栏里,他们早已不见踪影。我赶紧从锅里带上几只“圆猪圆羊”(煮熟了的红薯),背上书包,边吃边追。下午三四点钟放学,一路小跑回到家,三扒两咽,吃完了三婶娘热在锅里的一大碗“芝麻拌糖”(红薯拌饭),然后牵红黄牯上山。爷爷规定,不到天黑不准关牛。每天关牛时,爷爷在牛栏边等着检查,仔细摸牛肚子,看它的水肚子平了没有,如果没有平,他知道牛没吃饱,就从隔壁的柴房里抱出一把干红薯藤放进牛栏里,让它晚上“加餐”。

红黄牯长一身纯净的红毛,个头中等,两个眼睛大大的,一对牛角弯成弧形,上面有一道道粗糙的圆圈,记录着它的艰辛与沧桑。听爷爷说,它已经二十多岁了,草口不好。怪不得不像邻家的牛那样膘肥体壮、毛色油光发亮。同村的牧童们经常一起放牛,牯牛们经常斗架,但我家的红黄牯它从不迎战。它很听话,每次牵它在田埂边吃草时,它从不偷吃禾苗与豆苗。时间一久,我对它有了感情,经常扯又肥又嫩的大马根草,编一串长长的草辫,把牛缰绳系成一串“8”字,挂在它的双角上,它在后面迈开

平稳的四蹄,摇着尾巴驱赶蚊虫,我边走边喂它草辫。爷爷有时看到此情此景,嘴角往上一翘,笑了。

尽管我放红黄牯很上心,可爷爷对我常发“牛脾气”。今天说你牛没喂饱,明天说你牛屁股的皮毛上沾有牛粪,后天又说你牛身上的“牛三婢”(一种专吸牛血的虫)没有捉净……爷爷审视的目光充满严厉,老脸上写满严肃,感情的天平总倾斜在红黄牯一边。

高小毕业那年暑假的一天,我的同班同学都去县城参加考试去了,等我赶去母校,校长冷冷地说:“你事先一没体检,二没照照片,别人已在考场答题了,你还在咯里。明年早作准备吧!”

回家后,我气得躺在床上,饭也不吃。

爷爷做事回来后知道了,在堂屋里高声说:“只有锅子煮白米,没见锅子煮文章的!”

听人说,爷爷儿时读过私塾,能背“四书五经”“幼学”的许多名句,也做过“秀才”梦,然而美梦未圆,只好在家作田。他也希望儿孙成才,曾送我父亲读到国高毕业,可惜父亲三十多岁就死了。碰上寒冬雨雪做不得农活,爷爷就把我叫到堂屋里,戴上老花镜,翻出已尘封多年的“五字鉴”,一天点教二三段,要我背,还教我练毛笔字,满脸严肃地告诫:

“写字姿势要端正,腰要伸直,右手轻握笔,手中间要空,写字要一点如桃,一撇如刀。”

失学那年,我起早摸黑放牛,白天顶着烈日跟爷爷和三叔学干农活。爷爷老了,干不得重活了,但他仍然勤快得像一只蜘蛛,在田里土里山里的网上穿梭、吐丝。

我至今记得那年冬天一个月夜,爷爷给红黄牯添草的情景。

月亮在爷爷的咳嗽声中爬上东

山,爷爷穿着他那件已露出棉絮的旧棉衣去了牛栏,我悄悄跟在后面,爷爷驼着已伸不直的虾公背,边咳嗽边从隔壁柴房里抱出一捆尚未干透的红薯藤,放进了牛栏里。月光从对面山上的树林顶上斜照过来,映在红黄牯伏着的疲倦的身子上,它抬起头,静静地望着那片惨淡的月光,嚼着干薯藤。一下,两下,三下……它好像不是在嚼草料,而是在嚼它的漫长而艰苦的拉犁生涯。二十多年了,它年复一年地把精力血汗化作主人的衣食,现在它老了,草口老了,牙齿钝了,只好在月下细嚼慢咽加餐。它那忧郁的眼神,像在忖度明日能否再拉得动那沉重的犁耙。爷爷弓着背坐在牛栏门口的石凳上,叹着气边咳边说:“老伙计呀!你到我家都二十年了,每年冬天本应煮点黄豆和酒糟给你补点膘,可我家哪有啊!”爷爷的头已垂到他那瘦削突起的胸骨上,他像红黄牯一样,也辛苦耕作一辈子了,老了,牙齿全掉了,早已嚼不烂硬食。触景生惻,我突然同情起爷爷来,想起了老师教的“耕牛农家宝”这句话,终于理解了他爱牛甚于爱孙的心,心里开始原谅爷爷对我的苛刻与严厉。

老红黄牯在这年腊月二十八日死了,爷爷病倒了,叫三叔把牛埋了,共屋的人要买牛肉过年吃,霸蛮要三叔把牛肉分卖了,他们还要买走牛头、骨头。爷爷含着泪说:“牛头、骨头、牛皮再不能卖,家里也不能留,都把它埋了,修个‘衣冠墓’吧。”

第二年冬天,爷爷也走了。临终前,他叮嘱后人:“把我埋在红黄牯坟的旁边。”

每年清明节,我回老家扫墓,在祭拜爷爷的同时,顺便在旁边的牛坟上也插上三根坟签,这时,红黄牯那老实忠厚的憨态,立刻又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慧姨

宁资虎

世界上最残酷最无奈的事情,莫过于时间的飞速流逝。一转眼,母亲去世已经十七年了。现在再回望我父母辈亲属,除了母亲的亲妹妹慧姨夫妇尚健在外,其他都已陆陆续续的到天堂与我父母相聚去了。

母亲在世时,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这个亲妹妹,每年都要邀请慧姨到我们家里住上一段时间,她要当面照着慧姨,不然就放心不下。慧姨是母亲亲属中唯一一个嫁到外地的,也是女性中唯一一个从小到大就病怏怏的人。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,慧姨每次来都要带着药罐子,好像她吃的药比吃的饭还要多。中国有句老话叫:长长病,救条命。这句话在慧姨身上应验了,母亲去世十多年了,而慧姨身体却越来越好,现在反而不用吃药了。

慧姨家在永州市蓝山县新圩镇,我驾车从姐姐家出发,在一环上泉南高速再转岳临高速。可能是因为中秋节的缘故,高速公路上没有什么车,二百来公里路,我用了两个小时多一点时间,就顺利地到达目的地。

慧姨不在家,姨夫耳朵听不见,我问了半天才弄清楚慧姨到菜地摘菜去了。我与姐姐趁空闲到慧姨女儿家去走走。

慧姨有两个儿子,一个女儿。女儿家经济条件最好,夫妻俩在新圩镇卖蔬菜,是镇上的头号蔬菜大王,家里有两幢楼房,一栋三层,一栋四层楼高。女儿有一儿一女,都已成家,现有五个孙子。慧姨的大儿子在镇上搞建筑,两个孙子在帮父亲做活,大儿子有一幢三层楼的房子,但没有装修,因为经济困难,两个二十来岁的儿子还没有结婚。

慧姨的小儿子盛旺在十三四岁的时候,因为调皮捣蛋,在爬货车时从车上摔下来,留下了后遗症。盛旺每天在镇上干一点搬运活,赚点钱就用来买酒喝,一天到晚总是醉醺醺的,生活在酒的世界里。

三十年来,慧姨夫妇守着这个四十多岁的儿子,住在五六十年代的老房子里,无论春夏秋冬。

慧姨回来了,满脸带笑,皱纹随着笑容像花一样绽放开来,她的手里捧着一大堆的蔬菜。她来叫我们以及她的儿女和孙子重孙们一起到她家喝茶吃饭。单瘦矮小的她显得很精神,面容看不出半点的疲惫,满头的白发和身上的浅白花衬衣,与满手的蔬菜极不协调,但脸上洋溢出来的神色绝对是幸福的。慧姨女儿说:她妈妈在天气好的时候,还常常跑到山里面去采蘑菇茶籽卖,菜地里的活干完了,就跑到镇上去捡垃圾废品,从来没有闲过,我们怎么说,她都不听。家里有门面和房子在发租,父亲有退休工资,家里不缺钱。我要她同我一起住,她舍不得儿子,要住在那个破旧的房子里,她还要多赚钱,留给儿子。哥哥姐姐,你们说,我那个弟弟你留钱给他有什么用?

慧姨在旁望着我笑,没有说话。做父母的,有谁会忍心让儿子在世上受苦受累,受欺辱呢?我想,可能就是儿子这个现实问题,慧姨有一股强大的不敢病倒的精神支柱支撑,这么多年来,她才一直坚持地坚持着,没有病倒,并且越活越年轻,她要活过她不放心的儿子。

两桌丰盛的饭菜,是慧姨的孙子帮忙做成的,慧姨夫妇笑眯眯地劝我们夹菜喝酒。看着慧姨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,还有站在旁边到处劝人喝酒,一身酒气,胡言乱语的盛旺,我的心情很复杂,除了一再嘱咐慧姨多多保重身体,不要过于劳累外,我找不出其他合适的言语。

下午离开的时候,我和姐姐给慧姨塞红包,不知劝说了多久,慧姨就是不愿接受。慧姨说,你们来看我,我已经非常满足了,从今以后,我不会再要你们的红包。慧姨紧紧拽着我的手臂,久久不愿松手,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,她说她现在不缺钱,八十多岁了,要这么多钱干嘛?我出去赚钱是因为在家里闷得慌,我要找事干,我心里难受……此时,我望着慧姨眼眶中的泪水,突然感悟到慧姨凄凉悲怆的心,明白她心底的苦。

回家的路上,我感觉心口好像堵了一块石头,气有点顺不过来。慧姨的眼泪让我想起了母亲,我的眼泪也不由得掉了下来……我姐姐没有察觉我的心理变化,还在车上兴高采烈地讲着慧姨抓鸡的事。

“八十多岁了,身手还那么敏捷,从碗里扒拉出几粒饭到地上,再咕咕、咕咕地叫唤着鸡,鸡一到身边,慧姨迅速蹲下身去,一伸手就抓住了一只母鸡,太厉害了!你姐夫都没有这么厉害……”

是的,我也没有那么厉害,放养的鸡一般是抓不住的,但是,我亲爱的姐姐,我不知道,今天,您是否读懂慧姨那颗悲凉而不同于平凡人的心?

我的二爸

姚永军

昨夜梦回故乡,梦中又听到二爸在唱《河边对口曲》,突然惊醒,怅然良久。

此前,8月22日,堂姐在朋友圈发信息说在村里,我就问:你怎么突然回村了?堂姐告诉我,23日是她的爸爸、我的二爸去世二周年纪念日的。

二爸将近一米八的个头,总是笑呵呵的,记忆中,我从没有见他发过脾气。我家和二爸家一前一后,堂哥峰娃和我同岁,小时候我俩总是腻在一起,二爸有空时常给我们唱:“张老三,我问你,你的家乡在哪里……”“大轱辘车啊,骨碌骨碌转啊……”之类的歌曲,逗得我们堂姐弟兄们喜笑颜开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二妈因病去世,撇下了二爸和三个儿女。几十年

间,二爸拒绝了多起亲友们为他介绍续弦的请求,独自一人将孩子们拉扯成人。尽管生活艰辛,但他的脸上总是挂着爽朗的笑容。堂姐出嫁了,堂哥结婚了,堂妹成家了,他说:“我这辈子的任务算是完成了。”

1994年,我离乡从军来到衡阳,1997年开始每年探亲一次。前几年回家,每次都能看到二爸,只是感觉他的腰身不再挺拔、脸上的皱纹和笑容一样多。再后来,堂哥在长治打拼创业,二爸也跟了过去,除了帮忙打理生意,每天骑着单车接送孙女上学、放学。不久,堂嫂生了二妞,二爸的脸上笑开了花。他迈着一双老寒腿,接送大孙女,看护二孙女,忙得不亦乐乎。我和二爸很少见面了。

2013年11月的一天,长治突降

大雪,二爸突然中风,经过医院紧急抢救,他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,但恢复一直不理想,起初还能借助拐杖颤巍巍的走几步,后来就离不开轮椅了。堂姐、堂哥、堂妹三个儿女轮流精心照顾,但他老人家的神智已经大不如前。我两次过年回家时,握着二爸的手叫他,姐姐在旁边问他:“你看,这是谁?”第一年,二爸准确无误喊出了我的名字。第二年,二爸把我当成了年长我10岁的哥哥,在堂妹的提醒下方才搞清楚我是谁。

2015年8月23日,缠绵病榻近两年的二爸离开了我们,享年71岁,与逝世33年的二妈在九泉之下团圆。

我的二爸,名叫姚中正,晋西南小村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,一位黄土地上的伟大父亲!

